

一葉  
梁書卷三十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異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旣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二  
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

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  
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异於立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  
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欵遠  
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  
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  
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爲允  
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  
北通好是時候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  
與异辭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

以討异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屏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异异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五

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當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竝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恠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

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竝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  
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  
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  
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  
真詔琛撰新諡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  
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  
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  
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

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

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碁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碁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

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

九  
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

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

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翮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滛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  
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  
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  
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  
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  
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  
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  
哉其餘滛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  
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  
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

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  
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  
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  
儉樸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  
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  
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  
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  
子旣得伏奏帷展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  
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  
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徼分外

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

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

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謦謦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鬪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且獸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

十四

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竝何姓名廉平掣肘復

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  
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飢  
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  
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  
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  
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旣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  
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  
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  
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  
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

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  
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  
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  
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  
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  
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  
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  
無此事昔之姓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  
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  
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

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

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傅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

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  
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  
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  
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  
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  
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  
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  
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  
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  
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

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  
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  
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  
馬卒有閹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  
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  
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  
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  
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  
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  
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

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舉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舉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

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異之由禍難旣  
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  
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  
乎

列

梁書卷三十八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朱異傳父巽以義烈知名○巽南史作異之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梁書卷三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鷗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  
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為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  
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為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  
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為附庸高祖

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

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

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正卿屬尔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

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

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

五 使  
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瓜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諡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

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

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尒朱陽都等相

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

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

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  
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  
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  
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  
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  
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  
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  
僧肩候侃侃曰我牀非闍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  
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  
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

九  
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  
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  
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  
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  
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  
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  
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  
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  
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  
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

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  
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  
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  
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  
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  
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  
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  
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漸  
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  
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  
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  
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  
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  
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  
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鶩爲景所獲  
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  
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  
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  
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



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  
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  
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  
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  
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以掃大逆耳  
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  
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而啓至尊以除  
姦佞旣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  
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  
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

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  
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  
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  
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  
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  
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秘器布絹各五百匹錢  
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  
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  
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  
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

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儂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儂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艤艤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

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鷓鴣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鷓鴣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鷓鴣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鴣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鷓鴣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鷓鴣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鷓鴣爲持

十三  
俱墨釘  
鷓鴣行

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鴟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穀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

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

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  
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  
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  
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  
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  
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竝降恩遇  
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竝  
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  
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列傳第三十三

羊侃傳并其兄默及三弟悅給元皆拜爲刺史悅南史忱  
未知孰是

梁書卷三十九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法僧傳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隆後爲廣州刺史○見閣本作兄當改從之

王神念傳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南史無青字

羊侃傳監作韓山堰事○韓一本作寒

鴟傳從王僧愔征蕭穀於嶺表○穀南史作毅

羊鴉仁傳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諸子南史作子晷又載鴉仁兄子海珍報復事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一

梁書卷四十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綬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綬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綬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畧皆遍觀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為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

目五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四十一

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聚治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制定禮樂聚所議多見施行除  
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聚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  
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  
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  
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  
之卽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  
戍軍事聚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  
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  
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

二卷

到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  
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  
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  
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  
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  
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漑  
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  
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

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  
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  
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  
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  
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  
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  
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  
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歛板對曰臣旣事君  
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  
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家門雍睦兄弟

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  
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  
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  
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畧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  
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  
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

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  
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  
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  
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



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么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駿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

五

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

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都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

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畧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骸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

弗忘過日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楊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墀柳荑春禽寒斂翫長空常暗陰泉獨湧耐彼故塋流芬相踵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諡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

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

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  
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  
郡解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  
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  
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  
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旣  
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  
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  
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

九  
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  
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  
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  
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  
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  
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  
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  
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  
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

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  
 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  
 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  
 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實黥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  
 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  
 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  
 此卷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  
 常共討論書籍因為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  
 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

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  
 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  
 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  
 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脩穀  
 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  
 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  
 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  
 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  
 七十一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  
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  
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  
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  
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  
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冗從  
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  
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  
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

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  
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  
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  
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髡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  
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叅詳五  
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  
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  
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  
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  
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

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爾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惠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惠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

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没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

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嬪俱上

十四

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立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



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立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

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

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為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

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褰儒術博通到漑文義優敏顯懋之遜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

之任焉而漑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  
致此仕也

列

梁書卷四十

梁書卷四十考證

司馬褰傳司馬褰字元素○素南史作表

褰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

○日一本作口

劉顯傳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荏南史作恁

劉之遴傳案古本漢書○閣本及南本俱脫古字今從

監本

雜在諸傳秩中○秩南史作表

淮陰毅毅杖劍周章○杖南史作伏

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毅梁千秋最篤○修南史作

循

許懋傳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後軍南史訛後為神農與炎帝是一主○監本缺農與二字今補入

梁書卷四十考證

梁書卷四十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毅 宗懌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孝童叔

乾隆四年校刊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一

一葉

目八行 殷芸與蕭幾共一行

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  
經大義竝畧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  
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  
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  
甚工拜秘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  
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  
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  
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  
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

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竝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  
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  
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  
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  
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  
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  
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  
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  
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  
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

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諡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迨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

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秘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旣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

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襄著幼訓以誠諸子  
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爰尺璧而重寸陰文士  
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立冬脩夜朱明永日肅  
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糝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  
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  
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  
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  
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

五

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  
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  
劉毅南陽宗慄與袞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毅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  
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  
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  
委毅焉毅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  
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

因居江陵焉。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

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諡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異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異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異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



齊室祖纂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  
 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  
 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  
 中郎出為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  
 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為長兼  
 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眾所瞻望  
 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  
 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畧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翔初為國子  
 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

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  
 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  
 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為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  
 故以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  
 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  
 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  
 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  
 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  
 為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  
 出為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為散騎常侍



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虺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

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

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  
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  
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  
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  
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太子中庶子  
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  
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畧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  
善屬文齊永明中為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  
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為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

缺

缺處有兩字是釘

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為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史  
數千人前從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為之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為建安  
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為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  
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  
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為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  
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  
遷散騎常侍出為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  
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  
亦瞻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

布五十疋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暉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竝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

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

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父  
俊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  
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  
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  
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  
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  
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  
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  
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

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  
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竝醉未及成高  
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  
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  
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  
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  
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  
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

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  
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  
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  
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  
職居喪未葬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  
兄苞孝緯齊名苞早卒孝緯數坐免黜位竝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  
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  
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旣覺知之號慟歐血

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  
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  
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緯在職頗通贓貨覽  
劾奏竝免官孝緯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  
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  
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卽縣令  
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  
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  
 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  
 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  
 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  
 之舉社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  
 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  
 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  
 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

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  
 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  
 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  
 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  
 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獻使得騁其才用今  
 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



竝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  
 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  
 州兼記室王入為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  
 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  
 為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  
 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  
 擢為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  
 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  
 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  
 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

年出為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疎闊百姓多不  
 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  
 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明威將  
 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  
 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為  
 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  
 七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  
 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  
 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  
 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

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  
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  
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  
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  
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  
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竝掌管  
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  
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  
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  
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

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  
門侍郎遷侍中兄弟竝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  
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  
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  
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  
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  
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  
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司徒左長

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立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  
 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  
 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  
 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  
 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  
 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  
 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  
 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  
 為之記卒于官子為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  
 永康令

列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  
 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竝以文章顯君  
 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八月二十一日

梁書卷四十一考證

蕭介傳以凶狡之才。○狡監本訛稷今改正

劉潛傳第二兄孝能。○能南史作熊

蕭幾傳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南史出字上有重字

子爲字元專。○爲南本作清

梁書卷四十一考證

梁書卷四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傅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為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為驃騎刑獄叅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人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

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舍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爲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巖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

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瞻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虎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叅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搃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

操尚書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颯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

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叅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叅軍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



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啟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

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詔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

靡此之謂乎

梁書卷四十二

梁書卷四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曠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禧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  
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為雲麾晉安  
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  
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竝忘年交好及王遷  
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太子粲遷步

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竝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

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

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

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

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  
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  
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  
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  
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  
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  
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  
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  
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  
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時年

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  
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  
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  
軍世祖平侯景追諡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  
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  
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  
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  
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秘閣

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  
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  
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  
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  
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  
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  
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  
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  
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

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  
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  
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  
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  
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竝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  
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  
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  
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  
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

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嶷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嶷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

危耻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若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嶷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嶷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嶷嶷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

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唼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唼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竝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竝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衆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唼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



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江子一傳江子一字元貞○貞南史作亮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梁書卷四十四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溥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溥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

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土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戮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畧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

藩豐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畧地至子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

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竝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徃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年老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

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侯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

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  
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  
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  
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  
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嘗爲使持節都  
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  
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  
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  
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  
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  
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  
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  
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  
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  
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  
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  
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  
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  
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  
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  
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

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  
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  
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  
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  
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竝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



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在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

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  
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為感後追思其才贈侍  
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為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  
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為世祖所  
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  
其何以興因拜為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  
江夏以鮑泉為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眾  
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  
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  
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  
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  
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  
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  
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梁書卷四十四  
及傳

梁書卷四十四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太宗十一王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南本作盛  
自餘諸子本書不載○臣人龍按簡文帝有二十子今  
本傳載十一王其別見者有大成大封大園大訓四  
人餘則不可考矣

西陽王大鈞傳大鈞字仁輔○輔南史作博

建平王大球傳大球字仁珽○珽南史作玉

忠壯世子方等傳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靜住南史作篤靜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梁書卷四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

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  
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  
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  
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  
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  
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  
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  
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  
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

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  
計將安之泉曰旣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  
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  
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  
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  
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  
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

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竝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登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

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旣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鑣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鑣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崩竝會僧辯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

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竝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竝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瓊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梓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

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  
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  
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  
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  
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  
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  
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旣聞魯山  
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  
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  
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  
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  
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  
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  
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  
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  
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  
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  
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  
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竝蒙優答事



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  
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鵠頭等戍至卽剋之先  
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  
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旣至湓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  
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  
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  
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  
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  
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

蹶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  
焚屍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  
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  
忍毒皇枝緼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旣屠且鱠豈  
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  
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  
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  
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  
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  
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

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鷓鴣千艘竝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

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

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竝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卓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

鋒竝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龕竝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

云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時衆軍竝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孰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

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  
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  
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  
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  
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  
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  
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  
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  
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  
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  
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淩湖西因娶  
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  
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  
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竝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  
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  
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  
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  
人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  
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

僕射王哀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  
映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  
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  
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旣修我戎補茲  
衮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亶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  
隆居高能降處貴思冲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旣夕  
兼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  
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  
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旒宇毀遺碑卽虛舟  
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

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  
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  
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  
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傍道兼行赴倒懸也  
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  
等爲後軍處分旣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  
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  
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  
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  
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

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  
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  
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  
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  
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  
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  
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枝子號令江  
陵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  
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  
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  
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  
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  
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  
城軍度安陸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  
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  
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  
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  
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  
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  
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

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泰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纜及下船荆城陷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竝同契周旣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曷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

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泂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届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



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  
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  
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  
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  
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  
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  
人曹沖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汜水  
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嵩還奉救  
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  
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歆不忘

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  
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艦舳浮  
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  
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  
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  
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  
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  
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  
珠無累曾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  
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

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  
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  
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  
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哉  
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旣稟齊恩忠義之情  
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  
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  
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  
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  
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  
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  
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  
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  
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  
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顛遽走出閣左右  
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  
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頷下就執霸先曰

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  
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  
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  
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  
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  
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  
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  
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  
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  
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  
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  
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  
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五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王僧辯傳肉薄苦攻。○肉南史作內訛

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袒監本作袒南史同今改

正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梁書卷四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

○○○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

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  
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  
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  
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京陝圍王僧辯  
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  
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  
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  
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  
追之及於南安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  
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  
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  
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  
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  
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  
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  
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  
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

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畧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竝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

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業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遙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恟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旣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

遠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崱卽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瞻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崱乃與

五

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崱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崱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崱



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碓口至卽破平之於是旋鎮邁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崑岷巖岸及弟幼安竝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巖於南陽巖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巖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崩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

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

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

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禧於長城反爲禧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龕龕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龕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卧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

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  
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  
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狗  
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  
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  
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  
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不解南史作愛

杜崩傳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遠

南史作達

兄嵩岑從岌疑獻岸及弟幼安○南史作兄嵩岑疑岌  
獻岸及弟從幼安與此小異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七